

江花

· 微小说

A16

崇拜者的故事

■文/曹树高

那还是20年以前,我像多数下海者一样,不安分整天的文字工作,决定去闯一片天地。于是,我在大东门步行街的头边租了一间3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,开了一家咖啡小屋取名为“逍遥谷”。当然,初涉商海生意不是太好,起早贪黑也只能维持生计。不过,我的心情是愉悦的,没有了机关那种繁杂人际关系,脱离了那些文字游戏。我可以从早到晚尽情地听自己喜欢的歌曲,仅这一点便觉得满足了。

大东门步行街通宵达旦灯火辉煌,是全市最热闹的地方。有些外国客商经常到小店光顾一下,台商也偶尔来一两人。尽管为数不多,其中一位台商留给我的印象极深。他的长相还算可以,中等身材,30岁出头,白皙的皮肤,戴着一副宽边的眼镜。他来时身边总是一位女子陪伴,女子年约25岁,圆圆的脸蛋,大大的眼睛十分有神。我不知道他们两人究竟是恋人还是朋友,不过看起来更像挚友。我对他们记忆犹新,因为即便冷眼旁观,这两人的距离也令人心生好感,他俩既不缠绵绵呢也不客套见外,落落大方静静地坐在一角。男的对女的小声说了一句,女的来到我面前,要我播放邓丽君的歌曲,什么曲子都行。

我按照他们的要求,立即停止了苏小明的《军港之夜》,换上邓丽君的《小城故事》。曲调悠扬委婉动人,我走过去征求他们的意见,“这曲子,行吗?”那男的抬起头,用闽南语说了声,“很好,谢谢!”之后几次,他们每次到来,都要我播放邓丽君的歌曲。

记得那次,是1995年5月的一天,这是一个星期六晚上,那位台商来了。他是一个人来的,一进店就对我说,请播放邓丽君的《美酒加咖啡》。我换了曲子,为他冲上咖啡,他一人静静地品着咖啡欣赏着歌曲。一曲终了,我又换上《好梦太匆匆》和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当这几首歌曲播完,他示意我就重复这几首。我按照他的要求,一再播放这几首歌曲。夜已有点深了,他还未走,咖啡已加了几次,忽然间我看到他用两只大手捂着脸,肩膀在颤动低声地啜泣。这时店里只有他一位客人,我尽量不把目光投向那边,在稍远处忙着自己的事情。这几首歌曲又播放完了,我正正要重播,他站起来示意不要了。他在柜台前付了账,静静地推门出去。

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,当时我真的不知他为什么要反复播放那几首邓丽君

的歌曲。事后,我看报纸才知道,邓丽君因哮喘病突发,猝逝于泰国清迈,享年42岁。我当时也是一惊,心想一代歌后就这样凋落太可惜了。

逝者已去,生者还得继续,我的生意还是照旧。大概一年多后,就在我把那台商忘掉的时候,常和他一起来的女子突然现身我的小店。那是个雨夜,当时店里同样很清闲,只有两三位客人。她一个人,穿了件雨衣。至今,我依稀记得她来时的情景,外面正下着雨,她进门脱下雨衣,将一股雨水的清凉气息带进了店堂。

她来到吧台,望着我莞尔一笑,很有礼貌地说了声,“晚上好”。我笑着点点头,“您好,要点什么吗?”她要了杯咖啡,我冲好咖啡并加了糖块递给她。随后,她告诉我,那个台商不久前回台湾了。每当他怀念亲人,就来我这店里听听邓丽君的歌曲,他非常喜欢邓丽君的歌曲,特崇拜邓丽君,可惜佳人已逝。他还说很喜欢我这个小店,是我的小店给他带来了欢乐和愉快。她情不自禁地对我说了这些。

“前几天他给我寄来一封信,昨天又打来电话。”她对我说,“让我来这里再听听邓丽君的歌曲。”说完,她嫣然一笑,笑得那么动人。我回到吧台,重新播放邓丽君的歌曲,那委婉甜美的歌声又在小店里回荡。“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,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……”歌曲在播放时,我看到她慢慢地搅动着咖啡,完全进入了歌词的意境。我猜想又一个崇拜者,可回头想想自己何尝不是个崇拜者?

几曲邓丽君的歌曲播完后,她站起身来,将咖啡一饮而尽,然后离开座位,小心翼翼地穿上雨衣。离去时,她笑说:“承蒙关照,谢谢啦!”我无言地点头,然后说:“也谢谢您。”接下来,我应该说欢迎下次光临。可我没说出口,或者说句更加婉转的话,我历来如此,每每这种场合肯定不会有妙语浮上脑际。这也是种遗憾,因为在这个世界上,许多离别就意味着永别。因为当时未能说出口的话,将永远无处可说。

直到今天,每当我聆听邓丽君歌曲,便想起那位台商,想起坐在我这小店一角低声啜泣的男人。还有代他前来聆听邓丽君歌曲的女子,想起她穿起雨衣推门离去的样子。然后,想起过于腴腆,看着人家离去,却没说出一句妙语张口结舌的自己。



上面有人

■文/卞长生

在张局长眼里,上边没人罩着的小王,像个软柿子,可随意捏。

这不,张局长昨天交代小王要把材料打印两份,小王一着急,只打印了一份,张局长便不分青红皂白地训斥了他一顿:“小王啊小王,我说的话,你怎么不当一回事呢?”

“局长,真不好意思,是我一时心急,就把这事忘了。”小王悔得直挠头皮。

此时,小王的手机响了。在局长办公室接电话,不礼貌,但那手机一个劲响,不接形成噪音,打扰了局长,更不礼貌。小王就接了,谁来的电话听不清楚,只听小王一个劲地喊:“上面有人!”说完,电话挂了。

撂下电话,小王准备好了笑脸,继续向张局长赔不是。但张局长的表情此时云开日出,笑了:“小王啊,是谁来的电话啊?你写材料多累啊,快喝点水。”说着,张局长讨好地拿起水杯,在饮水机上接满了水,放到小王面前。

小王纳闷,怎么这一会儿,张局长的脸变得温和可亲了?

小王突然想起来了。别看张局长对自己这样布衣出身的,一脸的苦大仇深,但对像小庞那样,上面有人的人,客气着呢!那次,小庞迟到了,张局长看见了,轻声说:下次注意吧。小庞满不在乎地瞥了张局长一眼,说:我舅舅找我有事,能不去吗?小庞的舅舅是谁?是组织部长。虽说和张局长级别相当,但人家是管人的,要上说上张局长一两句坏话,对他可不利。凡是小庞遇到了让局长不高兴的事,小庞一句,上头有人。顿时,张局长就像霜打的茄子,蔫了,不出声了。刚才,正是小王在接电话中说出了“上面有人”的话,让张局长彻底改变了对小王的态度。

小王哪里真的上面有

人,既然张局长把这句话听到心里去了,他不妨来个顺水推舟,说不定从中还能得到什么。

“张局长,您要是没事,我先走了。”小王说。

“走?你坐一会儿,我问问你,写入党申请书了吗?”

“张局长,局里年轻人很多,入党的事,我挨不上啊。”小王说。

“不,你马上回去写。还有一件事,就是你的提职问题,已拖了好几年了,我早想把你提起来了。今天上午还在开会研究这个事呢。”

小王看了看张局长,说:“您要是没事,我走了。”

“走?”张局长用留恋的眼神望着小王,说:“你那上面的亲戚,要是来了,千万告诉我一声,我亲自接待!你可不能不告诉我啊。”

小王故作镇静地走了。从那以后,张局长就想着法靠近小王,特别是到基层去的时候,也把小王带上。小王成了局里的红人。人们都知道小王上面有人,但这个人,究竟是谁,在哪里,是什么职务,谁也不知道。包括张局长。

一晃过去一年多了,没人从小王的口缝中得知,上面有人的具体情况。那天,张局长终于发现,小王和小马关系不错,就让小马专门打探小王“上面的人”究竟是谁。

那晚,小马单独请小王喝酒。小王酒喝得多了,就说出了实情。那次,在张局长办公室接的电话,是给小王家里装修的师傅打给他的,师傅想在中午时用电钻破地面,那楼上住的是老人,声音可不能弄大了,因此,小王一连说了好几次“上面有人”。小王当时根本没往别处想,是张局长在官场混得时间久了,对这句话太过敏感了。